



讲述



论语

与长江相伴的岁月

■ 刘炜红

■ 陈林森

落户的艰辛

一江两岸的九江与黄梅，同宗同源，犹如兄弟。“一座九江城，半城黄梅人”，便是两地血浓于水的真实写照。九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水运和商埠中心，对隔江相望的黄梅人而言，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父母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带着改变命运的期许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携大姐、二姐，乘着小木船，从小池口渡江而来，落户在龙开河边。

爸爸的勤奋和随和，很快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认可，妈妈也被照顾安排到公司下属单位砂石站工作，她结束了颠沛流离打零工的日子。随着三姐和四姐相继出生，走廊的杄里再也容不下我们一家了。组织上很关心我们，在砂石站为我们分了一间40平方米的砖瓦平房。1966年，36岁的母亲生下了我，年近不惑的父亲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一家七口，挤在简陋的瓦房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尝尽了世态冷暖。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爸爸因教书经历而被打上“臭老九”的烙印。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妈妈忍着泪，咬着牙，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冲击，艰难地带着几个女儿，和贫寒搏斗，和世俗战斗，和命运斗争。用刚强的臂弯，呵护着儿女；用刚烈的性格，保护着丈夫。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记得有一次，她在屋山头，叉着双手，昂首挺胸，对欺负我们家的邻居破口大骂，硬是把那户人家骂得缩在家里头都不敢伸出来。而我躲在家里，心里“怦怦”地乱跳。爸爸心地善良，性格柔弱。有时我想，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没有妈妈刚烈的性格，爸爸可能会被批斗得更惨。

在爸爸挨批的那些日子，妈妈不仅有与世俗的嘲讽和奚落作斗争，还要为一家人的衣食而奔波。因水运的关系，砂石货船到达码头的时间不确定，所以每次装卸砂石都是候命状态。常常很晚才能开工，妈妈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才能干完活回到家中。

每次妈妈出门，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我们的心会一直悬着，生怕妈妈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发生意外。无数次，我都是在睡梦中，隐约听到妈妈回家后窸窣窣窣的洗漱声。有时，妈妈要给我喂奶，就让大姐去顶一下。大姐那时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力气不足。挑沙的时候，她都是用脚指甲扳着跳板吃力地一步一步往上挪。每次回忆妈妈，大姐总会眼中闪烁着泪花，连声说：“真苦！真苦！”

那时的苦涩，是现在很难想象的。几个姐姐的衣服鞋袜都是接着穿，连我这个家中唯一男孩的衣服也是补丁挨着补丁。每年的春节，妈妈将用了不能再用的衣服和棉被，剪成一块块用来做鞋子。苦难成就了妈妈一手好针线活。她纳的鞋底、做的棉鞋布鞋，温暖又舒适。现在买来的布棉鞋，都没有那种贴实的感

觉。有一次，妈妈特意为我 and 妻子做了两双鞋。她说：“我眼睛看不清针线，可能不能再做鞋了，我就提前为你和邱慧做了两双。你脚不好，记得回家就换鞋子，暖和一些。”

今天，我写些文字，以此表达对故去父母的思念。但是，所有的语言，相对于他们的苦难，都是苍白的；相形于他们的深厚，都是肤浅的。

江水的哺育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个年代，一个自来水龙头要供所有人排队取水。有时候，我们会在江边挑水，用明矾

沉淀24小时后食用。晚上，爸爸经常在江边“扳鱼”。由春入夏之际，水面鳞光闪闪，小苍鱼会因繁殖而成群结队地涌向岸边，用鱼捞就可以轻松捕获很多条。但这个季节性的时段毕竟很短，更多的是要蹲在江边，一网一网地扳。运气不好的时候，寥寥无几，甚至不够一餐食用。运气好的时候，除了小鱼小虾数量可观，兴许还会碰到诸如回丫、胖头、白鱼之类的大鱼。遇到这等好事，爸爸回家后就将鱼从篓子里拎出来，在妈妈面前晃一晃，貌似炫耀，其实是想让妈妈开心一些。

“扳鱼”时，偶尔也会碰到运输果蔬的船上掉下的果蔬，有时候还能捡到冬瓜。看到果蔬在离岸不远处漂着，爸爸就会用竹竿把它抓到岸边带回家。每次有这种意外收获，爸爸会高兴得像在战场上缴获了战利品似的。毕竟一个大冬瓜，可供我们食用几日。

那时候，防洪堤和江水之间的大片滩涂空地基本是肥沃的黑沙土，很适合种菜。爸爸就开垦出一片菜地，种植各类蔬菜。我经常在屋后的厕所内，用竹竿绑着一个水勺子舀粪水，然后用水桶挑到江边，用江水稀释后给蔬菜施肥。爸爸总是不让我做这种苦力活儿，生怕我被重压之后个儿长不高。但我还是喜欢做，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绿油油、勃勃然的景象，会让我很有成就感。遇到汛期，上涨的江水会毁掉那片辛苦培育的菜地。但到来年，我们又会重整。洪水退却枯水季来临之时，是我们收获惊喜的时候。此时，我和几个姐姐便会赶紧到水退去后的江边，捡铁钉、螺丝、铁锹、锄头之类的铁器，变卖或换些小零食吃。

长江是慷慨的，也是包容的。我们一家，就是在爸爸妈妈的苦心操持中，在大爱无言的江水滋润下，日复一日地过着。再苦的日子，都没有摧毁爸爸妈妈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

丰富的四季

我很庆幸在长江边生长，我始终认为，没有长江边的生活体验，是种缺憾。

夏末秋初之际，正值枯水季来临，被江水淹没得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类似太湖石的黄土色礁石群，也渐渐裸露出来。我们又可以在礁石间罩上罩下捉迷藏。累了就坐在低处被水浸透一小半的礁石上，把脚伸进水中，任冰凉的江水在脚趾间来回穿梭，痒痒的，无比惬意。吨位重的驳船驶过时，会激起阵阵江涛，向岸边排阔涌来，后又层层退去。此时，我们会从礁石上一跃而下，在沙滩上，一边惊呼地迎潮而上，一边又欢呼雀跃逐潮而去，全然没有一丝畏惧，只有欢乐。

冬天，风急天高，两岸苍茫，江风怒号，波浪汹涌。这个季节，我们最为江上跑船的人担忧。每遇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我们都会跑到江边，看着小船忽隐忽现地在风波浪里出没，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祷。

夏天，是我最盼望的季节。它既有漫长的假期，也有江边五彩斑斓的体验，还有成群结队的玩伴。夏季的长江，汪洋恣肆，雄伟壮阔。看着因涨水而骤变的江面，心胸会豁然开阔。原来对岸清晰可见的树木房屋，也变得影影绰绰，像一幅水墨画。泊在岸边的船，此时也陡然高大了许多。这时候，小伙伴们开始躁动了，成群结队地来到江边，或翻石头或打手电筒从洞穴里掏着小龙虾，然后生起火，把螃蟹连同钓来的小鱼一起烤着吃。

我会趁父母上班后，死皮赖脸，软磨硬泡地让监督我的姐姐跟我一起，溜到江边游泳嬉戏。玩伴中胆子大的，或从停靠驳船的二楼飞身纵入长江，或游到岸边的小帆船拖着的竹筏边扒着，惬意地借力滑行。每次结伴游泳，总会有人通风报信。父母得到风声后，要么火急火燎地赶往江边将我押回，要么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审问”和“测谎”。那时测谎的方法就是在你手臂上用指甲划一下，如果有白色的印痕，就十之八九长时间在水里浸泡过了。此时，即便父亲再不忍心，也会抽我一顿。有时，还连累姐姐们跟我一起挨打。

且喜老来读书乐

■ 朱金平

一回少年的文学之梦。

面对老师的邀约，我满口答应。可是，事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我虽然有40多年“阅龄”，却还没有真正动笔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写作对我而言，简直难如登天，甚至提笔忘字，落笔无词。

看到我为写作终日枯坐无语的样子，老伴笑着对我说：“我看，你不是写文章的料。你平时写文章，是东摘一点，西抄一点。真正会写文章的人，要脑子里有货，肚子里有水，写文章就像水沟里的流水一样，一点也不阻手。”她说：“虽然我没有念过什么书，但是，文章好不好我也知道一点点。如果你的文章写好了，就念给我听，我听后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差文章；如果听了，我很高兴，或者很难过，甚至流眼泪，这样的才是好文章。”老伴的话一语中的。

我曾看过央视三套对京剧名人的访谈节目，主持人问梅兰芳先生的御用琴师姜凤山，当年梅大师学艺练功表现如何？姜先生笑着回答，对当年的梅兰芳评价了三个字：“他笨啊！”想想姜先生对梅大师学艺时的评价与今天老伴对我学写作的价

值，何其相似。梅兰芳在资质平平的条件下，经过刻苦努力，终于成为京剧旦行一代宗师。我是不是也要经过一番拼搏，才能写出一点东西呢？因此，我把我的过往，我的所学，在心里一切归零。从零开始，我找来一些文学名著、文坛新锐作品，认真研读，并做到“不动笔墨不看书”。一些我认为好的片段，赶紧抄写下来，用来加深记忆，不断诵读。用我的“笨人笨法”，努力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价值。如果实在无法领会，我便找来文学评论文章，继续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因为身体不好，每当我头昏脑涨、眼睛发黑时，便劳逸结合。有时候，我也会打开App，以听音频的方式，“阅读”文章。因为我视力不好，便把自己喜欢的文章抄在孙女废弃的作业本上。两行当作一行来写，以便不戴眼镜也能看清。遇到眼睛特别难受，就休息一会，待疼痛舒缓后接着阅读。早晨慢跑或散步时，我累了就在路旁找个长椅子坐下来，掏出自己用作业纸抄写

偶尔，我也会拿着细竹竿系上鱼线，到江边驳船的船尾钓鱼，顺便下水过过瘾。若能钓上不少鱼，回家时就有底气，说我没游泳只是钓鱼。其实，家长们对顽童们的小把戏心里都是门儿清。

童心，总是获得快乐的源泉。卷带机是运沙用的电动设备，但我们几个孩子会爬上卷带机的皮带上，用慢跑驱动皮带卷动起来。随着参与人数增多和重量增加，卷带机的卷速便会加快，我们也逐渐越跑越快。玩伴们开心地在卷带上大呼小叫地，好似在云端上奔跑一般。虽然沙子给我们的童年带来很多快乐，但是遇到“黄沙漫卷西风烈”的时候，很多沙粒就会借着风力从我家平房屋顶的瓦缝里钻进来，吹到桌上、床上甚至菜碗里，给我们生活带来不少麻烦。但收拾整理，都是大人们的事。孩子们，只顾享受着其中的快乐。

学习的生涯

打小的时候，爸爸就要求我写书法，读经典，背诗词，学二胡。皆因愚钝和玩心，我没有如父所愿每日精进，但重视综合素质教育的理念，还是根植在我幼小的心里。

在被人奚落的环境里，为给家人争气，我只能在学习上多用功。为了让我有个安静的读书环境，爸爸在正屋后搭了一间仅能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小矮屋。房间虽简陋狭小，但也安静自在。只是刮风下雨的时候，沙子就会从瓦缝里簌簌落下，雨水也会滴滴答答地像线一样从屋顶渗下。每逢刮风下雨，整个房间就会摆六七个脸盆或水桶接水。真可谓：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1984年高考，我被郑州铁路中专录取，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爸爸下了狠心，把我送到黄梅县一中复读。记得启程的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江面薄雾漫漫，父亲和我乘坐着去小池的轮渡。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讲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家在岸线边一点点远去，一点点模糊。引擎的轰鸣声，把周围衬托得死一般沉寂，把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伤感和悲凉渲染得无比浓厚。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而且这么久，这么远。

在黄梅一中复读时，用“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来形容我的勤奋，一点也不为过。1985年，我以539分的优异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爸爸考虑重庆太远，就到省高招办录取到江西大学。我为恢复高考后，砂石站第一个考取大学的人。这份荣耀，着实让我们家在邻居和同事面前扬眉吐气了一把。

天道酬勤，福佑善人。1982年，父亲调到浔阳区税务局工作。生活超好的曙光，穿过门缝，照在了我家砖头铺就的地面上。在我读大学的那一年，我们家搬到父亲单位分配在西门口的宿舍，姐姐们也逐一落实工作并先后成家。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善。崭新生活正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

西门口住所，正对着轮渡码头。每次看到从渡船上涌下的熙熙攘攘的人流时，我就倍感亲切；每次听见江边轮渡启航时的汽笛声，我的思绪，就会回到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如今，虽不住在江边，但我隔三岔五还是要到江边走走。规划得井井有条、安全开阔的滩涂和堤坝上，如织的人流在尽情享受

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成果，快乐品尝着大自然馈赠的珍贵财富时，我的内心，又不禁油然而生一种“生于九江，躬逢盛世，何其幸哉”的感慨。如果说，父母用掌心的温度托举起我的生命，赋予我最初的温暖与力量，那长江则以奔涌的壮阔沉淀了我的人生，赠予我不可替代的厚度。每当与人谈及长江，我总会带着难以掩饰的骄傲说道：“我在九江出生，在长江边长大。”那语气里，藏着的既是对九江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更是身为长江儿女与生俱来的自信。

一个在江边长大的孩子，一个血液里早已融入长江基因的子孙，无论日后行至何方，走得多远，长江的涛声都始终在耳畔回响，从未消散；长江的故事也始终在心中绵延，从未落幕。它早已不是一条单纯的河流，而是刻进骨血的印记，是伴我一生的精神原乡。

的文章再读。这样，既恢复了体力，又利用上了点滴时间。中午过后，在自家阳台上，我会搬来小椅子，端来一杯清茶，拿出边读边抄。有时则走出家门，背上双肩挎包，来到公园，拿出挎包里的书本，开启新一轮的阅读时光。清风徐来，树影婆娑，鸟儿在树上唱歌，虫儿在周遭低吟，三角梅在身旁展示着它们的鲜艳，细桂花散发着阵阵幽香。在这种优美安静的环境中，我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阳光穿过树木的缝隙，光影斑驳，落在我身上和脚下。偶尔抬起头来，只见蓝天辽阔，白云悠悠，世界明亮美丽，环境温馨迷人。

夜读时，明月当窗，星辉璀璨。遇到疲倦时，我便伸伸懒腰，做做眼保健操，喝上一杯香茗，于是，那些长久徘徊在心头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

读书的乐趣，妙不可言。古人说：“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我觉得，“书亦良药也，爱读者亦可医身。”对一个沉疴缠体、久病难治的人来说，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愉悦，仿佛连身上的病痛也能减轻许多。

在这美好的日子，我每天要做的就是两件事：读书、养病。在读书中，我收获了快乐，净化了灵魂，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知识。我读《诗经》，为我们古老的文明感到骄傲；我读《离骚》，被屈原高尚的灵魂所折服；我读李白的诗，为他飘逸绮丽的文采而惊叹；我读辛弃疾的词，被他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所震撼。

我爱读遍《平凡的世界》中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我爱陈忠实《白鹿原》中悲天悯人的至诚情怀，我爱余秋雨《文化苦旅》中对人生真谛的不懈探索，我爱肖复兴《我的父亲母亲》中至真至爱的人间真情。我的老师虽不是名家，但我从他的文章所写的凡人小事中感受到善良的人性之光，我也从我的昔日校友所发表的多篇散文中领略到他们对家乡的深深眷恋。

我每天展卷而读，掩卷而思，偶尔也动笔写下只言片语，这已成为我闲居日子的一种慰藉。希望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也能为姹紫嫣红的文学百花园奉献出自己的一朵小花。

小说中的“闲笔”

闲笔也叫闲话。贾平凹说，所谓闲话，是作者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

莫言的小说《一斗阁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家世世代代都与农民不一样。如果说地道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那么周氏父子与土地就是青蛙与水的关系。他们可以在水里待着，也可以跳到岸上甚至钻到泥土中或是爬到树上。”

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复合比喻。两个比喻合起来理解当然好，而把它们分开来琢磨也不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这个好懂。第二个比喻，青蛙与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说的是周氏父子既可以附着在土地上，也可以离开土地，脱离农村、农业和农民，离开了土地，他们也可以活下去，甚至可以活得更滋润。“钻到泥土中”容易理解，但说青蛙“爬到树上”，就一句借题发挥的闲话——却也不是荒诞无稽，据说真有一种青蛙能“飞”到树上去，叫作飞蛙。作者在这里显然无意于科普，而是蕴含着周氏父子脱离农村后可能有“更好更高”的发展。这样的闲话，有隐含的意义，或许不能算完全的“闲话”？

中国古典小说也有闲笔。在小说中，话语既可以传达内容，也可以疏离故事；可以影响情节的走向，也可以是水流中的涟漪或泡沫。评论家王彬彬称之为“漫溢话语”。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里，漫溢话语主要用于调侃：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急急忙忙，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

这是《水浒传》第二回，叙述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以后，被官府追捕的一段文字。对这四句，金圣叹指出第四句是“谐笑”。因为这一句与鲁智深当时的情景毫无关系，在逃命时还要想选择什么样的姑娘做妻子。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漫溢话语”，是为了凑趣而成，与故事无关，脱离了人物与情节而漫溢开来。

鲁迅曾对小说中运用闲笔的必要性有精辟的见解：“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力，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了枝叶，留住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绝了。”

自古锦绣文章，往往是自由洒脱之作，其中不乏“闲情逸致”的闲笔。这些闲来之笔，看似与主线故事或主旨话语并无多大瓜葛，却能起到突出人物性格、调节作品节奏、烘托情景氛围等作用，还可以增强作品的知识性、趣味性，令读者开阔视野，有意外之喜。假如一篇文章，句句直奔主题，字字代圣贤立言，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反而显出作者心态的局促，读来了无趣。

当代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闲笔”的运用并不鲜见。

史铁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写到詹牧师出生时有一段话：“前面已经说过，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阁方圆’，始终没能伟大得了；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已早散失。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是否有过闪电和雷鸣；父母早逝，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忘了。”

其实这段话的内容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詹牧师的出生时间不详。从“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开始，就是闲笔（“史料散失”也是一种故作庄重的谐趣）。初生之子何来记忆，幼儿降生时的大哭只是本能，任何婴儿对自己的出生时间根本不负任何责任。作者有意使用夸张手法，似乎詹牧师一出生就异于常人，应当有意识有记忆似的。实际上詹牧师是被一对善良的老人所收养的弃婴。

闲笔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可以帮助读者舒缓情绪。很多时候，读者的情绪被各种悬念和激烈争斗弄得疲惫不堪。闲笔的适度出现，可以给读者以难得的喘息之机。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于小说节奏的把握。

此外，闲笔可以提升小说的娱乐性，实际上，小说的教育性和娱乐性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小说只注重社会功能，而缺乏轻松愉快的娱乐作用，读者必然敬而远之，小说将无法生存，也就失去了它作为大众文学的特殊功能。

文学作品对知识的介绍，往往借助于闲笔，使之穿插于情节展开、人物对话中。《红楼梦》第83回，王太医给林黛玉看病，说了一通病理、药理。脉象脉理，病症病因，药物炮制，功效效果，以及中医理论的辨证施治，诸多知识都包含在这闲笔之中。

向春的中篇小说《被切除》描写的是妇女在患乳腺癌之后的心路历程和涅槃之旅。小说有一段是这样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天都有出去的，进来的，看着陌生的面孔，熟悉的面孔，我们彼此都会微笑。或者互相问，你切了吗？如果大家都是一个样子，就没有太多的难堪。听说有一个拉美国家，女人为了乳房方便，就要切除一只乳房。后来这个民族发展到不拉弓射箭了，但单乳已成这个民族的美学习惯，女人以单乳为美。”

“听说”后面的话，在小说情节中属于闲笔，但这闲笔里有知识，这个知识一般人不知道，写出来就使读者感到新鲜有趣。再

说，作者信手拈来的寥寥几笔，对于正在阅读该小说的某类女性患者，或许有一种“疗伤治愈”的心理功能。

既然闲笔有这么强大的作用，甚至可以成为小说成功的秘诀之一，那么应该怎么去使用它，才能发挥出最大效能呢？

在一系列紧张之后，可以启动闲笔。如果太紧张，读者情绪会受很大牵引，甚至会产生审美疲劳，这样不利于形成持续的良性阅读体验。所以，在一系列紧张推进之后，可以用适度的闲笔来舒缓读者的阅读心理。此外，如果需要在后续情节中描写更为激烈的斗争，那么用闲笔来造成起伏和势能也是必要的。但是，闲笔要适度。只要能够缓解读者情绪，或为后边的激烈冲突做出铺垫就算完成任务。闲笔不可多用，如果用多了，就会让读者情绪过于松弛，甚至可能会“出戏”。此外，闲笔用多了，或者用得不当，就会冲淡情节的紧张性，甚至会损害情节的完整性和前后的一致性。